

令狐楚編《御覽詩》舊說釋疑及內容辨證

徐國能*

(收稿日期：108年1月31日；接受刊登日期：108年8月13日)

提要

令狐楚編纂《御覽詩》是「唐人選唐詩」中重要的官方選集，但此書不僅詩篇散逸，同時其編選旨趣、去取標準和內容評價，歷來皆有不同的說法。就本文觀察，《御覽詩》欲效《詩經》選三百篇歌詩作品，傳唱禁中，因此所選皆屬近體，不納古風；而在作者的考量上，令狐楚採取了只選前輩、不錄後輩；但選才子，不收巨卿的原則，除了體現令狐楚的閱讀視野，也反應了該集便於入樂的優柔風情。而歷來諸說，如「只選中唐」之論，今考並不準確；政治立場影響選詩標準的假設，亦不明顯。過去評家對《御覽詩》之評述較為狹隘，多有不足；而將之與《篋中集》、《才調集》等作品相較，其高下之判亦反映了不同時期詩歌的審美傾向。是知《御覽詩》除了具有保存中唐時期某些小詩人作品的價值，同時也具有校勘上的意義，並保存了部分中唐詩歌的真實面向。

關鍵詞：唐詩、令狐楚、御覽詩、中唐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傅璇琮、陳尚君、徐俊《唐人選唐詩新編》共收十六種唐人選集，¹其中雖也包括少數合集或酬唱集，但整體而言，這些選本表現唐人在創作實踐外，對詩歌的理解與想像，是唐代詩學的重要文獻。

當前學界的認識中，十六種「唐選」的評價也略見不同，受到較多關注的是《河岳英靈集》、《中興間氣集》、《篋中集》、《又玄集》、《才調集》等作；中唐時期令狐楚編《御覽詩》雖也被稱為「古代較著名的唐詩選本」²，但實際的研究工作卻相對貧乏。台灣直接相關《御覽詩》的學術成果有限；³中國方面雖有《御覽詩研究》碩士論文 2 篇及單篇論文數篇，另有「唐人選唐詩」之相關研究數種也略言及，但該類成果觀點重複且頗有疑義，許多問題尚待釐清。

《御覽詩》在諸選中頗為特殊，該書源於唐憲宗李純（778-820）敕翰林學士朝議郎守中書舍人令狐楚（字殼士，代宗永泰 2 年(766)—文宗開成 2 年(837)）編纂詩集，令狐楚於元和 12 年（817）編成一卷本，錄詩 310 首，詩人 30 家。惟今殘本只餘 286 首，佚詩如何已無可考，今僅能就此殘本略言大要。

《御覽詩》之版本著錄，《唐人選唐詩新編·御覽詩·前記》中已有詳細考據，此不贅述。本書是最早仿《詩經》三百篇的詩歌選本，開「三百首」之例；閱讀對象初以宮禁為主，在唐五代及北宋並無受到特別關注，《舊唐書》、《新唐書》均未記載，南宋陸游曾親見此書，宋末方回則曰：

¹ 本文採用傅璇琮、陳尚君、徐俊編：《唐人選唐詩新編·御覽詩》（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頁 531-622。

² 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 年），頁 12。

³ 目前臺灣期刊論文未見《御覽詩》研究，碩士論文中，黃馨卉：《從唐人選唐詩論唐代詩觀》（花蓮：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 年）中，第四章第二節第 2 段頁 126-134，有「《御覽詩》對君主喜好的反映」，其中多採毛晉序及《四庫全書總目》的意見，並探討《御覽詩》不選元白新樂府和韓愈奇險詩作的原因，同時推論集中多選邊塞及樂府詩，是令狐楚「揣度上意，並付諸行動之結果」（頁 133），而文中提出《御覽詩》所錄詩為大曆 9 年到貞元 21 年（766-805）間的作品，更不知何據。另為呂光華：《今存十種唐人選唐詩考》（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 年）第七章〈御覽詩考〉詳述令狐楚生平及書卷體例，雖言選詩標準「頗難探究」，但作者歸結出「一方面既有迎合憲宗者，另一方面亦取己之所長。」中國大陸方面則有夏娛：《御覽詩研究》（重慶：西南大學碩士論文，2008 年）；楊傳慶：《御覽詩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 年）等兩篇；期刊論文有 15 篇，多為劉勇（5 篇）、趙榮蔚（3 篇）所做，但大多論述簡約，並無深入探析。

令狐楚為翰林學士時，選進《唐御覽詩》凡三十家。劉復四首，所選大抵工麗，一名《選進集》，一名《元和御覽》，盧綸〈墓碑〉云：「三百一十篇」，今傳者二百八十九篇云。⁴

明代以後，此書漸受注意，胡震亨述評曰：

憲宗勅學士令狐楚纂進，一卷，又名《選進集》，所載代、德兩朝暨元和初諸家，凡三十人詩三百餘首，內惟李益、盧綸、楊凝居多，其詩皆妍豔短章，原題亦多以嫌諱有所改易，取資宸矚，非允藝裁。⁵

相對於胡震亨的輕視，對此集情有獨鍾的是潘之恒（約 1536-1621，嘉靖間官至中書舍人），他為《元和御覽詩》作序，稱此書：

今觀《元和御覽詩》，其所錄僅三十人，進詩不滿三百首，與世所選十九不侔，如簫箏篪篴，異指同音；律有所持而調有所協，故足傳也。友人汪騰遠氏，得之古篋，繕本以相示，余讀之心醉，十日尚未能醒。其詩之所工，以幻為本，以靈為胎，以想為因，以虛空為典故，以遷易流動為精神……近梓唐選者，如《英靈》、《間氣》、《搜玉》、《極玄》、《篋中》、《國秀》、《才調》，俱有善本行世，……先序此集，標為諸選之最。⁶

至於清代，聖祖《御選唐詩》序提到歷代總集，稱此書：「令狐楚尚富贍，《御覽詩》所錄皆富贍。」⁷爾後《四庫全書總目》敘述最詳：

一名《唐歌詩》、一名《選進集》、一名《元和御覽》，唐令狐楚編，……惟韋應物為天寶舊人，其餘李端、司空曙等，皆大歷以下人，張籍、楊巨源，竝及於同時之人，去取凡例，不甚可解。其詩惟取近體，無一古體，即〈巫山高〉等之用樂府

⁴ 元·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點校：《瀛奎律髓彙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7卷「晴雨類」，劉復〈春雨〉尾評，頁654。

⁵ 明·胡震亨：《唐音癸籤》，第31卷，周維德集校：《全明詩話》（濟南：齊魯書社，2005年），頁3808。

⁶ 明·黃宗羲：《明文海》，第230卷，《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1457冊，頁208-209。

⁷ 清·清聖祖：〈御選唐詩序〉，《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第1450冊，頁536。

題者，亦皆律詩，蓋中唐以後，世務以聲病諧婉相尚，其奮起而追古調者，不過韓愈等數人，楚亦限於風氣，不能自異也。……此集所錄，如盧綸〈送道士詩〉、〈駙馬花燭詩〉；鄭縱〈邯鄲俠少年詩〉、楊凌〈閣前雙槿詩〉，皆頗涉俗格，亦其素習然也。然大致雍容諧雅，不失風格，上比《篋中集》則不足，下方《才調集》則有餘，亦不以一二疵累棄其全書矣。⁸

綜觀以上評說，可知《御覽詩》有《選進集》、《元和御覽》、《唐御覽詩》、《唐歌詩》等多種異名，但也存在值得深究的問題，包括：

1. 唐憲宗責成令狐楚編纂詩集的目的是甚麼？
2. 收錄於書中作品，是因為「富贍」，還是「去取凡例，不甚可解」？其標準真的散漫模糊嗎？
3. 為何韓、柳、元、白、劉等當代重要詩人，全未收錄任何作品？
4. 仿「三百篇」之體和全選近體的概念有沒有甚麼關聯性？
5. 歷來評價是否公允，包括：工麗、妍豔、俗格、雍容諧雅等評說基礎何在；而《御覽詩》究竟是「諸選之最」，還是「上比《篋中集》則不足，下方《才調集》則有餘」？

這類問題在過去的研究中，大多指向政治立場問題，⁹但本文認為在政治立場的考量外，還有一些關乎《御覽詩》本身性質的原因，故擬重新推訂《御覽詩》相關議題，作為我們進一步理解此部作品及唐代詩選樣態的基礎。

二、《御覽詩》之成書與內容

《御覽詩》的編輯原因並不明確，元和詩人傑出者亦多，為何由「賤奏制令尤善」、「不稱其詩」¹⁰的令狐楚執行編纂工作？入選詩人的分布是否如舊說「代、德兩朝暨元和初諸家」（胡震亨）、「惟韋應物為天寶舊人」（《四庫全書總目》）所言，由其中唐黨爭的因素是否真的影響了本書編纂？本節略就就這類外緣問題略作考察，以明其概。

⁸ 清·紀昀等著：《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第186卷，頁3872-3873。

⁹ 如高翀驊認為：柳宗元、劉禹錫、白居易、元稹因為「深陷政治不得意、被排斥的低谷」而不入選，韓愈則是近於裴度一黨，與令狐楚政治立場不同而未被採納。高翀驊：〈從御覽詩看元和詩壇風尚〉，《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8卷第1期（2006年1月），頁79-84。

¹⁰ 清·紀昀等著：《四庫全書總目》，頁3847。

（一）令狐楚編《御覽詩》動機初探

1. 令狐楚與唐憲宗的政治因緣

德宗晚期至於憲宗初立，唐代政局頗為動盪，先是征討藩鎮引起四鎮之亂，德宗出奔，下詔罪己。後順宗李誦即位，時已中風，口不能言，雖重用王叔文、王伾、劉禹錫、柳宗元等文人進行了政治改革，但宦官俱文珍等不滿軍權遭奪，立廣陵王李淳（後更名李純）立為太子，八月內禪，李純即位為唐憲宗。

令狐楚行跡今有尹楚兵《令狐楚年譜》¹¹可參。其為德宗貞元 7 年（791 年）進士，後入嚴綬（746-822）幕，《舊唐書》稱他：「才思俊麗。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為，頗稱之。」¹²，令狐楚因文才也間接參與了八月內禪。貞元 21 年起，令狐楚起草諸多文書，太子由是知其文名；七月太子監國及爾後憲宗即位，令狐楚皆代筆諸多賀表，¹³其文采與對憲宗的擁戴，為憲宗後來倚重令狐楚的重要背景。

元和 9 年 8 月，憲宗嫁岐陽公主，時相禮缺官，令狐楚以本官攝太常博士，劉禹錫《集紀》載曰：「上親臨帳幄簾內以窺之，禮容甚偉，聲氣朗徹，上目送良久，為左右曰：是官可用，記其姓字。未幾改職方，知制誥。」¹⁴10 月令狐楚知制誥。憲宗後來雖因裴度主張用兵淮西而暫時罷斥了李逢吉和令狐楚這些主和派，但在此之前，對令狐楚應有所嘉賞，尤其信賴其文學才能。

元和 12 年，令狐楚與沈傳師、杜元穎合編《元和辨謗略》，這部「求史籍之忠賢，罹讒謗之事跡，敘瑕釁之本末，紀謠誣之淺深」的作品，沈傳師特別在序中說明：「詔掌文之臣令狐楚等」編纂，¹⁵而《御覽詩》也編成於同年 8 月以前。《元和辨謗略》和《御覽詩》內容雖然不同，但同屬纂編前人文字供皇帝私人閱讀的作品，這也奠定了《御覽詩》的基本型態。

2. 令狐楚的詩藝風格

《四庫全書總目》認為《御覽詩》是令狐楚選取與自己詩歌風味相近的作品所成：

¹¹ 尹楚兵著：《令狐楚年譜，令狐綯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頁 1-250。

¹² 五代·劉昫：《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5 年），第 172 卷，頁 4459。

¹³ 計有：〈代鄭尚書賀登極表〉、〈鄭尚書賀冊皇太后表〉、〈賀皇太子知軍國表〉、〈為鄭尚書賀登極赦表〉等文，可見清·董誥：《全唐文》，第 539-543 卷，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鄭尚書」云云應為《文苑英華》之誤，實際是嚴綬。

¹⁴ 唐·劉禹錫著，瞿蛻園箋：《劉禹錫集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19 卷，頁 497。

¹⁵ 唐·沈傳師：〈元和辨謗略序〉，周紹良等編：《全唐文新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年），第 12 冊，第 684 卷，頁 7735-7736。

本傳稱楚於牋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傳誦，《舊唐書·李商隱傳》亦稱楚能章奏，……而今所傳詩一卷，惟〈宮中樂〉五首、〈從軍詞〉五首、〈年少行〉四首，差為可觀，氣格色澤，皆與此集（御覽詩）相同，蓋取其性之所近，其他如〈郡齋詠懷詩〉之「何時班閭闔」，〈九日言懷詩〉之「二九即重陽」；〈立秋日悲懷〉詩之「泉終閉不開」、〈秋懷寄錢侍郎詩〉之「燕鴻一聲叫」和〈嚴司空落帽臺宴〉詩之「馬奔流電妓奔車」；〈郡齋栽竹〉詩之「退公開坐對嬋娟」；〈青雲千呂〉詩之「瑞容驚不散」、〈譏劉白賞春不及〉之「下馬貪趨廣運門」，皆時作鄙句，而〈贈毛仙翁〉一首尤為拙鈍，蓋不甚避俚俗者故。¹⁶

令狐楚有集 130 卷，「歌詩」僅 1 卷，今收入《全唐詩》者有四十餘篇，半為古樂府之詞。令狐楚善於章奏，詩才卻不高，集中並無名篇。¹⁷

實際考察「差為可觀」的三篇，〈宮中樂〉寫太平時節宮中景象，「萬方無一事，端拱大明宮」的背景下，以第五首最為含蓄佳妙：「九重青瑣闥，百尺碧雲樓。明月秋風起，珠簾上玉鉤」，所待所思，令人神往。〈從軍詞〉以「何時罷鼓鼙」為中心，寫邊塞寒苦與思鄉之情，末「可憐班定遠，生入玉門關」對比古今，呈顯感慨，是此詩最力之處。〈年少行〉依傍舊題樂府任俠建功之主題，「少小邊州慣放狂，驕騎蕃馬射黃羊。如今年老無筋力，猶倚營門數雁行」，寫出心猶未死之態最為生動。然無論在意象創新、言語修練等方面，這三篇作品都不能和唐代其他大家名篇比肩。令狐楚遭點名批評的作品也並非全為拙劣，如「萸房暗綻紅珠朵，茗碗寒供白露芽」（奉和嚴司空重陽日同崔常侍崔郎及諸公登龍山落帽臺佳宴。一作元稹詩）對偶工練，詞氣清雅；「山露侵衣潤，江風捲簾涼」（秋懷寄錢侍郎）刻畫入微，不減許渾風味。

這些詩的共同特色，一是本身欠缺創造性的寄託或超越個人生命情境的關懷，二是部分詩句直書平白，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舉出的詩例，都是近似口語而潤飾不足，本身也沒有興味幽渺之趣。如〈郡齋左偏栽竹百餘竿〉一首，中四句對偶「青藜近當行樂處，綠陰深到臥帷前。風驚曉葉如聞雨，月過春枝似帶煙」不無精美，但全詩只述閒情悠賞，並無深切的覺悟或思維。後一類如〈九日言懷〉：「二九即重陽，天清野菊黃」，首句平敘，次句亦無新奇；又如「燕鴻一聲叫，郢樹盡青蒼」，此聯聲景雙寫，分喻不同時空之懷想，其實構思頗妙，韻味亦深；但出句倘較諸杜甫「秋邊一雁聲」，則練句之雅俗之別判然有別。又如〈夏至日衡陽郡齋書懷〉：「一來江城守，七見江月圓」，較諸老杜「叢菊兩開他

¹⁶ 清·紀昀等著：《四庫全書總目》，第 186 卷，頁 3872-3873。

¹⁷ 令狐楚詩見《全唐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334 卷，頁 825-827，後文引詩，不再另注頁碼。

日淚」之渾然無跡，令狐楚詩謂之「鄙句」、「俚俗」者，或即在於意境、鑄句之淺顯。至於「拙鈍」的〈贈毛仙翁〉一篇：「宣州渾是上清宮，客有真人貌似童」油腔滑調而近於口號，「既許焚香為弟子，願教年紀共椿同」說明關係與盼望，但口吻俚俗，思想凡近，較諸李益〈贈毛仙翁〉：「玉樹溶溶仙氣深，含光混俗似無心。長愁忽作鶴飛去，一片孤雲何處尋」，寫仙翁之超然，取境構思遠在令狐楚之上。

令狐楚詩本不列為名家，他「氣格色澤」大致流暢而略近俗態，平淺易懂而較少幽渺寄託或深宏感慨，此詞藻雍容而少比興的樣貌，或為前人所謂之「富贍」。其中尤可注意者，是令狐楚詩多為近體，樂府作品亦皆作近體，這一點和《御覽詩》完全一致，《總目提要》判斷《御覽詩》：「取其性之所近」，信非完全無據。

（二）「去取凡例，不甚可解」之成因推測

《御覽詩》的編選過程無可稽考，若是不考慮散逸部分，從入選詩人詩篇，或可推敲選者用心。依目前可見《御覽詩》收錄 30 位詩人作品，以數量分析，約可區別為四個組群：

1. 主要詩人（20 首以上）：李益 36 首、盧綸 32 首、楊凝 29 首。
2. 次要詩人（10 首以上）：楊憑 18 首、楊凌 17 首、皇甫冉 16 首、楊巨源 14 首、盧殷 14 首、劉方平 13 首、鄭錫 10 首、顧況 10 首、梁鎰 10 首。
3. 邊緣詩人（10 首以內）：柳中庸 9 首、李端 8 首、韋應物 6 首、霍總 6 首、司空曙 5 首、馬逢 5 首、鄭縱 4 首、劉復 4 首、紇干著 4 首、劉阜 4 首、于鵠 3 首、李嘉祐 2 首、李愿 2 首。
4. 孤例詩人（僅錄 1 首）：李何、張起、李宣遠、姚係、張籍。

入選詩人中不乏名家，如果對照《唐才子傳》，《御覽詩》中有：李嘉祐、皇甫冉、劉方平、顧況（以上卷三）、盧綸、司空曙、李端、李益、韋應物、于鵠（以上卷四）、楊巨源、馬逢、張籍、姚係（以上卷五）等 14 人選入《唐才子傳》中。¹⁸未入選的詩人裡，梁鎰和李頎、岑參等有詩來往；¹⁹柳中庸則是以拔擢後進聞名的蕭穎士之婿。如此看來，許學夷

¹⁸ 可參元·辛文房撰、周本淳校正：《唐才子傳校正》（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 年）。

¹⁹ 李頎有〈別梁鎰〉（《全唐詩》，133 卷）、岑參有〈題梁鎰城中高居〉（《全唐詩》，第 201 卷）。

《詩源辯體》所謂「不知名者居半」²⁰信非虛言。

《御覽詩》選入了不少小家之作，卻對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白居易、元稹等活躍於中唐的名家一首未錄，《四庫全書總目》言：「去取凡例，不甚可解」，當今學界對此現象的解釋主要偏向政治因素，如楊傳慶《御覽詩研究》一文，認為韓愈在對淮西用兵的立場與令狐楚不一；劉禹錫與柳宗元則是遠貶蠻荒，因參與王叔文黨而成為「憲宗李純忌恨的對象」；而元白則在元和 12 年時，亦被貶往通州與江州，楊文認為二人因勇於諫事而得罪權貴，因此令狐楚在編選時皆不選諸人之作；夏娛的學位論文《御覽詩研究》也承襲了這個看法。

純粹從政治性來考量這個問題，固然不能說全然無稽，但是如顧況，在李泌去世後作〈海鷗詠〉：「萬里飛來為客鳥，曾蒙丹鳳借枝柯。一朝鳳去梧桐死，滿目鷗鷺奈爾何。」²¹譏刺權貴，被憲宗劾貶饒州司戶，然他亦入選了 10 篇作品。又如張籍，和韓愈關係最密：「（張籍）初至長安，謁韓愈，一會如平生歡，才名相許，論心結契。愈力薦，為國子博士」²²，如果令狐楚視韓愈為政敵，則應也不選同黨張籍之詩。對淮西的和戰問題，李愿的兄弟李愬就是討伐蔡州的主力，但李愿詩依然為令狐楚所採納。又如楊憑，是柳宗元的岳父（楊氏卒於貞元 15 年(799)），如果因憲宗忌恨柳宗元，以《御覽詩》進呈御覽的性質，則楊憑詩還大量入選，似亦不合常理。

如果先放下政治的糾葛，從另一個層面來理解，《御覽詩》不納韓、劉等元和五大詩人的原因，是否可能是因為他們年輩皆晚於令狐楚？

《四庫全書總目》：「惟韋應物為天寶舊人，其餘李端、司空曙等，皆大曆以下人，張籍、楊巨源，並及於同時之人」。可見傳統將《御覽詩》作者約分為：天寶舊人、大曆作者以及與令狐楚「同時」這三類。如果深入觀察，《御覽詩》中的作者，若依其與令狐楚的年輩（766 年出生）相較，似可分為三類：

1. 前輩詩人：皇甫冉、劉方平、李嘉祐、顧況、韋應物、司空曙、姚係、盧綸、李益、李端、盧殷、梁鎰、楊憑、楊凝、楊凌、柳中庸、李愿。²³

²⁰ 其謂：「予初見《御覽詩》，以為皆初盛唐臺閣冠冕之製，及讀其詩，乃大曆以後人，不知名者居半，且其詩多纖艷語，而實非正變，僻調亦往往見之。」見明·許學夷著，杜維沫校點：《詩源辯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 年），第 36 卷，頁 357，11 則。

²¹ 《全唐詩》，第 267 卷，頁 665。

²² 辛文房撰、周本淳校正：《唐才子傳校正》，第 5 卷，頁 159-160。

²³ 皇甫冉(718-771)、劉方平(726-?)、李嘉祐(?-780)、顧況(727-816)、韋應物(735?-791)、司空曙(740-789)、盧綸(748-799)、李益(748-829?)、李端(?-785)、盧殷(746-810)。其餘生年不詳者，如姚係據《唐才子傳校箋》依宇文邈之年輩，推測為天寶 6 載(747)出生；梁鎰則可見編於天寶三、四載的《國秀集》，收錄「執戟梁鎰」二首，可見梁鎰於天寶初年以前已為官且具詩名；楊憑卒於元和 12 年，楊凝卒於貞元 19 年，楊凌約卒於貞元 4 年，柳宗元(773-819)為楊憑婿，令狐楚僅比柳宗元大 7 歲，楊氏三兄弟應為令狐楚長輩；柳中庸的岳父是蕭穎士，蕭穎士

2. 同時代而年紀稍長詩人：楊巨源、馬逢、張籍、于鵠、霍總。²⁴
3. 不詳：劉復、鄭錫、李何、張起、鄭縱、紇干著、李宣遠、劉阜。²⁵

也就是說，這批詩人中，能得知生年或大略推斷生涯者，年紀全部大於令狐楚，最少的張籍也與令狐楚同年。²⁶而韓愈（768）、白居易（772）、劉禹錫（772）、柳宗元（773）、元稹（779）則全都晚於令狐楚。因此《御覽詩》不選此五大家的原因，很可能是令狐楚選詩乃以前輩、同輩而稍長的作家為主，不選年紀低於自己的詩人，因此五人都不在其選擇的考量當中。例如元稹，令狐楚雖然早知元稹詩名，但是一直到元和 14 年（《御覽詩》編成後 2 年）才較為完整的看到元稹的詩篇：（令狐楚）謂稹曰：「嘗覽足下制作，所恨不多，遲之久矣，請出其所有，以豁予懷。……楚深賞之，以為今代之鮑謝也。」²⁷因此在考量不選元和五大詩人時，或許不能單從主觀的朝政立場來思考，而應考量客觀的年輩問題。

不過，在此提出一個問題，令狐楚為何將眼光放在中唐前期，只選前輩詩人呢？一方面是因為詩選「御覽」的性質（詳下）；另外很可能就是因為要避免政治糾葛，因此多選前代詩人或涉入朝政不深者，因為如李吉甫、裴度、武元衡、羊士諤等人，的確不知何因為被屏除在外。

故推測《御覽詩》有兩個潛在的原則：

1. 選前輩不選年紀低於己者。
2. 選才子不選有政治色彩的鉅卿。

因此從年代上來說，皇甫冉、劉方平、李嘉祐、顧況、韋應物、梁銍甚至李愿等，都可視為是玄宗、肅宗時期的詩人，顯然《御覽詩》是一部包括從玄宗後期到憲宗前期的作品集。因此舊說包括：「代德兩朝暨元和初諸家」（唐音癸籤）、「大曆以後人」（詩源辯體）、「惟韋應物為天寶舊人」（四庫全書總目）都有修正的必要；而《御覽詩》之選錄或可能的確存在其政治性，但元和五大詩人未被選入卻未必是因為這個政治因素。

長令狐楚 60 歲，其女婿柳中庸必長於令狐楚；李愿（非韓愈贈序之人）貞元 12 年（796）授太子賓客，卒於敬宗寶曆 2 年（826），太子賓客仿漢初四皓形象，多為老者充當，劉禹錫任太子賓客時已老病，年約 64 歲，故李愿為太子賓客時令狐楚才 30 歲，推測年輩高於令狐楚。

²⁴ 楊巨源（755-830？）、張籍（766-830），其餘生年不詳者，如馬逢（770？-？），于鵠，《直齋書錄解題》云和張籍同時，貞元 12-14 年間尚在世；霍總，武元衡（758-815）有詩〈同張惟送霍總〉，兩人情誼深切，推測武元衡為霍總同輩或晚輩。

²⁵ 劉復為肅宗大曆進士、鄭錫為肅宗寶應進士，年輩都大於令狐楚，餘皆缺乏相關資料。

²⁶ 唯一例外是馬逢，但馬逢生年是聞一多《唐詩大系》以其登科前推 19 年而定，傅璇琮已稱此不足信，倘若馬逢 23 歲以後才登第，則亦晚於令狐楚。

²⁷ 五代·劉昫：《舊唐書·元稹傳》，第 166 卷，頁 4332。

（三）選詩之體裁與內容

《御覽詩》本選 310 首，顯然模仿《詩經》體例，然全書不分卷次，全錄近體，每一詩人中，五言在前，七言在後，五七言中又以律詩在前，絕句在後。合計五律 108 首、五絕 64 首、七律 12 首、七絕 101 首。

如果就內容來分析，要區判一首詩的內容類型，在實務上不免有一些見仁見智的困難，標準也很難規劃統一，如趙榮蔚〈從尚艷到崇雅——論《御覽詩》、《極玄集》在中晚唐詩風演變歷程中的座標意義〉分析為：

《御覽詩》的风格以輕艷為主，在選題方面，感興之作為 116 首，艷情之作為 54 首，邊塞之作 52 首，酬贈送別之作為 51 首，此外尚有歌功頌德之作 13 首。從選詩數量上看，艷情詩位列第二位，從中可見時人對此類題材的喜愛。²⁸

此外，何卉《唐人選唐詩十種的文學觀念》一文亦指出：

從題材上看，《御覽詩》該及選入 289 的（誤字）首詩，大致可以分為 5 個方面：一為感興之作，主要包括詠懷、詠物、懷鄉、述情、即興等約 120 首；二為艷情之作，包括閨情、閨怨、宮怨、思情、冶遊等詩歌有 54 首。三為邊塞之作，大概有 52 首，四為酬贈、送別之作，大約有 51 首、最後為歌功頌德之作，大約 12 首。從詩歌的內容和形式可以看出此選集的詩學觀念為「輕艷」、「富贍」。²⁹

整體而言，《御覽詩》主要的內容是：送別、旅思、邊塞、感懷、詠物以及女性（閨情、宮怨、詠美人、狎邪）等。至於盛唐以來逐漸流的的題材，如：山林隱逸、田園生活、諷諭時事、詩史興亡等則不多見。也就是說，令狐楚所選錄的詩歌，主要表現大約是兩類：一為「幽怨感嘆」的心境；二為「頌讚溢美」的詠歌，政治諷諭或人生超脫等知識分子關心的主題幾乎無法進入《御覽詩》中。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詩在盛唐之後，寫作往往由「普遍意義」，轉向一種「個別意義」的書寫，例如杜甫〈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為面別情見於詩〉、

²⁸ 趙榮蔚：〈從尚艷到崇雅——論《御覽詩》、《極玄集》在中晚唐詩風演變歷程中的座標意義〉，《漳州師範學院學報》，總 45 期（2002 年 12 月），頁 24。

²⁹ 何卉：《唐人選唐詩十種的文學觀念》（保定：河北大學碩士論文，2013 年），頁 30。趙氏的分類不知依何而成，但何卉的論述顯然依據趙文而來，但無端多出 3 首詩，湊成 289 之數顯然是有問題的。

錢起〈送外甥范勉赴任常州長史兼謁省〉、羊士諤〈過三鄉望女几山早歲有卜築之志〉、獨孤及〈庚子歲避地至玉山酬韓司馬所贈〉、竇牟〈早赴臨臺立馬待漏口號寄弟群〉等，這類詩作針對個人化（一部分是政治遭遇）的特定情事，細寫其中情懷，較諸於〈桃花曲〉、〈春雨〉、〈夏日〉、〈思婦〉這類較為廣泛的興寄之作有所不同。而《御覽詩》詩幾乎沒有這類「個別意義」的言志之作；入選詩人，如張籍有〈和裴僕射移官言志〉、皇甫冉有〈河南鄭少尹城南亭送鄭判官還河東〉、李益有〈聞亡友王七嘉禾寺得素琴〉，都是感情深摯的詩篇，但都沒有選錄於《御覽詩》中。

因此除了觀察《御覽詩》中選了「幽怨感嘆」、「頌讚溢美」的作品，其不選具有強烈個別意義的言志作品更是值得思量的一個標準。

如果配合整體風格來觀察，《御覽詩》中慷慨沉著、奇險詭異、敘事議論這類型風格的作品也不多，大致而言，以優柔曼妙、寄寓深遠及明麗和暢的作品為主。前文引諸評家提及：「工麗」、「妍艷」、「富贍」、「雍容諧雅」等華麗而典雅之風格，恐也不盡然，如柳中庸〈河陽橋送別〉：「黃河流出有浮橋，晉國歸人此路遙。若傍闌干千里望，北風驅馬雨蕭蕭」一片蕭瑟景象；顧況〈聽劉安唱歌〉：「子夜新聲何處傳，悲翁更憶太平年。即今法曲無人唱，已逐霓裳飛上天」充滿懷舊的感傷。又如張籍名篇〈送蜀客〉：「蜀客南行祭碧雞，木棉花發錦江西。山橋日晚行人少，時見猩猩樹上啼」，全詩寫異域中的蕭瑟黯然，是「雍容諧雅」外的另一風味。

綜上所言，《御覽詩》作品的共同性，是詩中以不涉個人明確政治懷抱、以表現悠遠不盡之興味為主，如皇甫冉〈秋怨〉：「長信多秋氣，昭陽借（惜）月華。那堪閉永巷，聞道選良家」，詩只言「選」，而哀怨之思可推；楊凌〈明妃怨〉：「漢國明妃去不還，馬馱絃管向陰山。匣中縱有菱花鏡，羞對單于照舊顏」，只言其「羞」而未作解釋，卻點出了微妙處境下的的心思。又如清·潘德輿《養一齋詩話》：

又按令狐楚《御覽詩集》梁鎰〈美人春怨〉詩：「妾家巫峽陽，羅帳寢銀牀。曉日臨牕久，春風引夢長。落釵仍鬢，微汗欲銷黃。縱使朦朧覺，魂猶逐楚王。」《國秀集》則作〈觀美人卧〉，題為正。然以「觀美人卧」四字命題太欠雅馴，而詩亦委靡不振，雖入《國秀》、《御覽》兩集，漁洋究可不選，況又選入《三昧集》中，用意果何取耶？³⁰

³⁰ 清·丁福保：《清詩話續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年），頁2130。

王士禛《唐賢三昧集》以嚴羽妙悟為宗，嚮往神韻幽渺的審美情趣，梁鎰〈美人春怨〉前六句寫女性睡姿本非雅正之作，然末句「魂猶逐楚王」點染一片癡心，其寄託在有無之間，未嘗一語道破，是其韻之所在；潘德輿只見其書寫女態的委靡意象，卻不能體會該詩在倫理意義上的寄託之旨，因此對王漁洋選入此詩頗有微詞。然從此亦可體會，在《御覽詩》中，這類作品雖說不以風骨凜然見稱，但卻有一種優柔纏綿、餘韻窈眇之風情，而這種風情是《御覽詩》裡最主要的特色，或也就是明代潘之恒「讀之心醉，十日尚未能醒」的原因。

（四）《御覽詩》疑與宮廷歌樂有關

楊巨源〈聽李憑彈箏篔〉二首：

聽奏繁弦玉殿清，風傳曲度禁林明。君王聽樂梨園煖，翻到雲門第幾聲。
花咽嬌鶯玉漱泉，名高半在御筵前。漢王欲助人間樂，從遣新聲墜九天。

此詩可說是憲宗時宮廷音樂活動的紀錄與感想，³¹又如《舊唐書·元稹傳》：「穆宗皇帝在東宮，有妃嬪左右嘗頌稹歌詩以為樂曲者，知稹所為，嘗稱其善，宮中呼為元才子。」³²尤其《御覽詩》中入選最多的李益，《舊唐書·李益傳》：

（李益）長為歌詩。貞元末，與宗人李賀齊名。每作一篇，為教坊樂人以賂求取，唱為供奉歌詞。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畫為屏障；「迴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為歌詞。……憲宗雅聞其名，自河北召還，用為秘書少監、集賢殿學士。³³

憲宗朝的音樂活動興盛，於此可見。

如果把《御覽詩》的形式、內容與風格，合併憲宗時期的宮廷活動一併來觀察，則此選或與宮廷歌樂活動有關。唐代歌曲，本有「由樂以定詞」、「選詞以配樂」兩者，³⁴後者

³¹ 李憑在長安活動於元和年間，李賀〈李憑箏篔引〉大約作於元和 6-8 年間。

³² 五代·劉昫：《舊唐書》，第 166 卷，頁 4333。

³³ 五代·劉昫：《舊唐書》，第 137 卷，頁 3771。

³⁴ 唐·元稹：〈樂府古題序〉：「而又別其在琴瑟者為操引，采民眊者為謳謠，備曲度者，總得謂之歌曲詞調，皆斯由樂以定詞，非選調以配樂也。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

「採取其詞，度為歌曲」，可見中唐時期樂工採錄詩人名篇，配以曲調演唱本為常態。任半塘特立「唐聲詩」一目而定義曰：

「唐聲詩」指唐代結合聲樂、舞蹈之齊言歌詞——五、六、七言之近體詩，集其少數之變體。在雅樂、雅舞之歌詞以外，在長短句歌詞以外，在大曲歌詞以外，不相混淆。³⁵

該文並稱：「聲詩之詞，斷以近體詩為主也。」³⁶是知唐近體孰能入樂以歌未能全考，然入樂之聲詩，多以近體詩作為主當無疑問。唐聲詩以近體為主，內容上也多邊塞、宮怨、送別、舊題樂府等題材，亦不脫優柔纏綿、餘韻窈眇等風味，從旗亭畫壁中所歌唱的作品，無論是「寒雨連江夜入吳」、「奉帚平明金殿開」、「黃河遠上白雲間」或「開篋淚沾臆」等，³⁷皆為幽杳的主題和風情。因此從這些跡象來推測，雖然沒有直接證據，但《御覽詩》的編纂目的卻很可能和宮廷音樂有關。

就《御覽詩》所收實際觀之，從其題目可判斷與音樂相關者即約七十篇：劉方平：〈折揚枝〉、〈班婕妤〉、〈採蓮〉、〈京兆眉〉。皇甫冉：〈巫山高〉、〈婕妤怨〉、〈班婕妤〉。劉復：〈春遊曲〉、〈雜曲〉。鄭錫：〈邯鄲少年行〉、〈隴頭別〉、〈渡關山〉、〈千里思〉、〈襄陽樂〉、〈出塞〉、〈玉階怨〉、〈出塞曲〉。柳中庸：〈涼州曲〉（二首）。李端：〈山下泉〉、〈關山月〉、〈巫山高〉。盧綸：〈皇帝感〉、〈塞下曲〉、〈天長久〉、〈宮中樂〉。鄭縱：〈邯鄲俠少年〉、〈玉階怨〉、〈婕妤怨〉、〈入塞曲〉。顧況：〈櫻桃曲〉。紇干著：〈古仙詞〉、〈感春詞〉。楊凌：〈估客愁〉、〈明妃曲〉。楊凝：〈從軍行〉。李宣遠：〈塞下作〉。盧殷：〈妾換馬〉。姚係：〈古別離〉。馬逢：〈新樂府〉、〈部落曲〉、〈從軍〉、〈宮詞〉（二篇）。劉阜：〈邊城柳〉、〈長門怨〉。李益：〈金吾子〉、〈鷓鴣詞〉、〈拂雲堆〉、〈古瑟怨〉。霍總：〈塞下曲〉、〈關山月〉、〈聰馬〉、〈雉朝飛〉、〈採蓮女〉。楊憑：〈邊塞行〉。楊巨源：〈胡姬詞〉、〈襄陽樂〉、〈關山月〉、〈公燕詞〉、〈折楊柳〉。梁鎰：〈天長節〉、〈狷氏子〉、〈長門怨〉、〈名姝詠〉、〈豔女詞〉。

全部作者除韋應物外，每人都有樂府之作，尤其有幾位小家，如：劉復、鄭錫、鄭縱、姚係、馬逢、劉阜、霍總、楊巨源，他們的樂府更是佔了入選作品的絕大多數。李端〈拜

之為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採取其詞，度為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唐·元稹：《元氏長慶集》（京都：中文出版社，1972年），第23卷，頁282。

³⁵ 任半塘：《唐聲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46。

³⁶ 任半塘：《唐聲詩》，頁50。

³⁷ 「旗亭畫壁」事可見唐·薛用弱：《集異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卷，「王之渙」條，頁11。

新月〉、盧綸〈天長（地）久詞〉、〈皇帝感詞〉、鄭錫〈千里思〉等，³⁸在當代都屬知名新創曲詞。因此《御覽詩》十分可能是有意選入傳唱已久的作品，並添加這些入選詩人其他風情優柔，或可配樂演唱之作。

尤其值得注意者，前述《御覽詩》本有「唐歌詩」之別稱，令狐楚留下的文獻，另外尚有《元和三舍人集》，此集亦收錄於《唐人選唐詩新編》中，是令狐楚與王涯（764-835）、張仲素（約 769 年-約 819 年）所共同創作。此集在陳尚君所撰〈前記〉中已考證「元和三舍人」之題為北宋人所改，蓋非該集原書名。而該書元題應為《新唐書·藝文志》所載：《翰林歌詞》一卷。陳尚君認為：

此集與《元白繼和集》、《彭陽唱和集》等此唱彼和的唱和集有所不同，與一般所說的唐人選唐詩也有所區別。如前所考，此集原名《翰林歌詞》，為三位作者同任翰林學士時，用當時流行或新制詩題，共同寫成的歌詞總集。³⁹

令狐楚任翰林學士時間為元和 9 年至 12 年，三人同時任翰林學士則大約為元和 11 年前後，也就是說，令狐楚在元和 11 年寫作了一批「用當時流行或新制詩題」為主的「歌詞」，隔年（元和 12 年）他晉升為中書舍人以後，則編纂了類似的歌詞作品，進奉給唐憲宗。是知令狐楚本來就是對當時流行音樂有相當程度理解，並親自參與製作歌詞的詩人；唐憲宗是否看過《翰林歌詞》已無可考，但以其君臣關係之親近，唐憲宗知曉令狐楚此方面之興趣才能，交付他這個工作實乃情有可原，這應是令狐楚奉勅纂進歌詞為主之《御覽詩》的真正成因。

如果以上的推論成立，則憲宗命令狐楚編成《御覽詩》，非為勘察時政、理解民情，而為便於讓憲宗擇其所好，付與樂工編曲演唱。故《御覽詩》雖然參入了令狐楚的詩歌審美意識，但是這是否也可能暗示了中唐在復古思潮、奇險實驗與社會關懷外，另有一派俚俗之唱，正如錢謙益〈歷朝應制詩選序〉所謂：「是集也，漢之〈中和頌〉，唐之《御覽詩》也。被諸管絃獻之禁近，固將待詔承明，侍從射熊，騰清霄而軼浮景，身在屬車豹尾之間。」⁴⁰這類供奉於君王的作品，正如《御覽詩》或有「被諸管絃獻之禁近」的特殊性格。而這樣的性格，在中唐也有其現實作用，如〈駙馬花燭〉二首：

³⁸ 諸曲背景可參任半塘：《唐聲詩》，下卷。

³⁹ 詳見傅璇琮、陳尚君、徐俊編：《唐人選唐詩新編·元和三舍人集·前記》，頁 625-629。尹楚兵：《令狐楚年譜·著作考述》中，對其《歌詩》一卷的記載，見解與《唐人選唐詩新編》類同。

⁴⁰ 清·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全集·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15 卷，頁 716。

萬條銀燭引天人，十月長安半夜春。步障三千隘將斷，幾多珠翠落香塵。
比翼和鳴雙鳳皇，玉梅金帳滿城香。平明卻入甘泉裏，日氣曠曠五色光。

此詩格調畢竟不高，「萬條銀燭」一首純粹詠嘆主家之富貴氣象，「比翼和鳴」一首言其愛情和諧，蒙聖眷顧，並無幽旨玄思，但此等作品若配以宮商，播聲宮闈，實有其適切之雍容之態與歡樂昇平景象，格雖俗而無礙於其娛樂之用。楊凌〈閣前雙槿〉：

群玉開雙槿，丹榮對絳紗。含煙疑出火，隔雨怪舒霞。
向晚爭辭蕊，迎朝鬥發花。非關後桃李，為欲繼年華。

前六句做對偶極力形容雙槿，後二忽然轉出「繼年華」之意，隱然眷戀年光之好，倘入於聖聽，豈無太平之世，代有才人繼之的想像。

《御覽詩》中的作品在《四庫全書總目》被貶為「頗涉俗格」，在懷有復古眼光的格調論者而言，這些詩作的內涵與藝術性的確未臻其所謂「高格」；但這些短章詩篇，若置於宴會演唱或宮廷宴集，做為配諸管絃的演唱之辭以娛宮禁，其世俗化的風格反而成為一種優越之選。因此本文認為《御覽詩》正是特別挑選，進奉皇帝而做為配樂演唱之用的作品；這個功能與意義或也解釋了前述《御覽詩》在形式上全選近體，在風格上優柔或俗艷，在題材上以流行主題居多，且不涉於個人（尤其是政治遭遇）專屬事件的內容或感嘆，而呈現世俗情懷等特色之原因。正如《四庫全書總目》載《御覽詩》：「一名《唐歌詩》」。

經由上述討論，《御覽詩》中同時存在興味悠遠的作品，也存在雍容歡樂的作品，這兩種風味迥異的詩篇為何同時包含在同一本詩集中呢？這個特殊現象不能單純解釋為令狐楚個人的審美傾向，同時也應加入《御覽詩》必須運用於宮廷歌樂場合的「歌詩」作用。既為歌詩，則情韻幽深、一唱三歎的詩篇，和歡慶熱鬧、頌聖懷恩的作品便不衝突，它們可於不同場合、不同演唱者，而有不同的功能和韻味。這種雙重性，正凸顯了《御覽詩》的特質，因此在編選旨趣上，也可以看見其迥異於其他的唐人選唐詩。

三、《御覽詩》的詩學價值與評價思考

前文推測了《御覽詩》編選的目的和原則，藉此釐清歷來評說疑點，如果《御覽詩》

是一部「歌詩」之選，則其目的在娛興而不在言志，那麼此書的意義和評價，又應如何看待？而選本除文獻價值或呈現流派美學以外，同時也因為它自身的特色，讓後代評家透過對該選本的論述，進而體現了評家自我的詩歌主張，「選本」既為某種特定美學的載體，同時又成為一個他者展現詩學思想的客體，《御覽詩》正具備這兩方面的身分，以下即就此分述之。

（一）《御覽詩》的選本價值

《唐人選唐詩》十六種，其中多數的普及率及對詩歌發展的影響力不僅遠不如《文選》，甚至也不如宋代以後的一些詩選。編選詩集者非名家固然可能是一原因，而更可能的因素是《唐人選唐詩》的編選性質和後代選集並不相同。

宋代以後詩派勃興，加上「學詩」的風氣很盛，「詩選」往往代表特定詩派美學特色，也有一些教人為詩的概念在其中，如《二妙集》、《江湖小集》、《瀛奎律髓》、《唐音》、《唐詩品彙》、《唐賢三昧集》、《唐詩別裁集》等選本，皆成為著名詩家與詩派美學主張範例，兩者交相互動以為聲勢，故影響層面能較為擴大。但若以《御覽詩》這樣的作品而言，其編選並非昭彰流派特色，也沒有特意示人為詩之道的範本意義，只是呈現了元和年間宮廷詩樂合一的追求，對後世體現了當時入於宮樂詩作的內容及風味。也就是說，《御覽詩》的文獻意義，可能更大於文學意義。

傅璇琮在《御覽詩·前記》中已經大略言及文獻價值，⁴¹除了傅氏所舉之例，另如馬逢〈部落曲〉，在方回《瀛奎律髓》（成書於元·至元 20 年，1282 年）中被定為高適詩，《全唐詩》則是同時寄入二人名下；而盧殷在《全唐詩》中僅收入 13 首詩，《御覽詩》收十四首，多了一篇〈金燈〉。

尤其對於一些較不為後世所重的小詩人，《御覽詩》也頗有保存之績，如《全唐詩》中：鄭錫十篇，李何一篇、紇干著四篇，與《御覽詩》完全相同。另外，張起、霍總在《全唐詩》中也只多一篇，柳中庸《全唐詩》多四篇、梁銜多五篇，但排列順序和《御覽詩》大體一致。更顯著的是《御覽詩》中對楊憑（18 首）、楊凝（29 首）、楊凌（17 首）三兄弟的詩作保存最多，共 64 首，超過全書的五分之一。令狐楚可能對「三楊」的作品特別熟悉，故其詩雖不甚高明，但卻錄選甚多。今觀《全唐詩》，「楊憑卷」、「楊凌卷」皆只比《御覽詩》多 1 篇；⁴²「楊凝卷」比《御覽詩》多 9 篇。而且《全唐詩》中對三楊作品的

⁴¹ 傅璇琮、陳尚君、徐俊編：《唐人選唐詩新編》，頁 536-537。如李何、鄭縱幸賴《御覽詩》保存其名。劉阜〈旅次朔方〉後人多作賈島〈渡桑乾〉等。

⁴² 「楊憑卷」多一篇〈贈賈年〉；「楊凌卷」多一篇〈奉酬韋滁州寄示〉。

排列順序，和《御覽詩》完全相同；且絕對不與其他作者混淆。⁴³可見《全唐詩》對上述詩人的多數詩作，可能都是錄自《御覽詩》，這也讓後世重視不多的三楊之作，⁴⁴以及詩作被冠以他人之名的李宣遠、馬逢、劉阜等詩人，作品都能流傳至今，《御覽詩》的文獻價值於此可見。

除了保存諸多小詩人詩作的文獻價值外，《御覽詩》並非沒有文學價值，其中也標舉了一些值得重視的詩人和詩篇。如劉方平〈泛舟〉、皇甫冉〈巫山高〉、盧綸〈長安春望〉、韋應物〈西澗〉、李益〈過五原胡兒飲馬泉〉及〈題宮苑花〉等，在後代重要選本也多有選錄。

韋應物、盧綸、李益屬於較著名的詩人，韋應物〈西澗〉意象鮮活，表現了匆忙的世界裡獨留靜心的剎那；或也可以詮釋為放逐於荒野的心靈對紅塵奔湧盲動的覺悟。李益名篇頗多，他在張為《詩人主客圖》中居「清奇雅正主」，下隨蘇郁、劉畋、于鵠、張籍、楊巨源、姚合、賈島等多人，〈過五原胡兒飲馬泉〉中：「幾處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劍白雲天」之句，頗有慷慨武毅之氣。盧綸〈長安春望〉倍受選家青睞，沈德潛稱：「夷猶綽約，風致天成」⁴⁵，此數篇詩歌皆可謂一時之選。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御覽詩》開卷前兩位作者劉方平（入選 13 首）和皇甫冉（入選 16 首），在後世並不算大家，但顯然在《御覽詩》中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視。皇甫冉與劉方平為詩友，他有〈寄劉方平大谷田家〉：

故山聞獨往，樵路憶相從。冰結泉聲絕，霜清野翠濃。
籬邊潁陽道，竹外少姨峰。日夕田家務，寒煙隔幾重？⁴⁶

可見其相知交情。《中興間氣集》尤其盛稱皇甫冉之才，謂：「每文章一到朝廷，而作者變色。」其〈巫山高〉一詩，《中興間氣集》、《文苑英華》、《瀛奎律髓》、《唐詩品彙》、《唐詩別裁集》等悉有錄選，《中興間氣集》推崇尤高：「又〈巫山〉詩，終篇奇麗，自晉宋齊梁陳隋以來，採掇珍奇者無數，而補闕獨獲驪珠，使前賢失步，後輩卻立，自非天假，何以逮斯。」⁴⁷

⁴³ 三楊作品中的特殊現象，個人也曾懷疑三楊中可能有人協助令狐楚編纂詩集，但苦無直接證據，今且作為一學術猜想。

⁴⁴ 楊凌〈明妃曲〉選入《唐詩鏡》；楊憑〈晚泊江宿〉選入《瀛奎律髓》及《唐詩品彙》；楊凝〈從軍行〉選入《瀛奎律髓》、〈詠絮〉、〈送客入蜀〉選入《唐詩別裁》。

⁴⁵ 清·沈德潛編：《唐詩別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477。

⁴⁶ 《全唐詩》，第250卷，頁634。

⁴⁷ 傅璇琮、陳尚君、徐俊編：《唐人選唐詩新編》，頁478。

至於劉方平，可以說是《御覽詩》中最為獨特的例子，不僅將他放在開卷第一位詩人，同時《全唐詩》僅得其詩 26 首，《御覽詩》所選恰佔一半，名篇如五絕〈采蓮〉、〈京兆眉〉等；七絕如「更深月色半人家」、「梨花滿地不開門」、「楊柳千條盡向西」等盡入《御覽詩》中，也可以說《御覽詩》是歷來唯一推舉、標榜劉方平的選集。

清人賀裳《載酒園詩話》卷一「艷詩」條下引劉方平〈京兆眉〉（新作蛾眉樣，誰將月裏同。自來凡幾日，相效滿城中）而曰：「似嘲似惜，卻全是一片矜能炫慧之意，筆舌至此，可謂入微。」⁴⁸其中「入微」之評，恰能說明劉方平詩，多能以鮮明平易之意象來曲盡人情事物的微妙之態，不涉判斷而引人深思之筆法。〈泛舟〉（又作〈秋夜泛舟〉）入選於《又玄集》、《才調集》、《瀛奎律髓》、《三體唐詩》、《唐詩品彙》、《唐詩別裁》等諸多選集，此篇在成書於南宋理宗景定 3 年（1262）的范晞文《對床夜話》中即已受到注意：「劉方平有：『萬影皆因月，千聲各為秋』亦佳；但不題樹。然起句云：『林塘夜泛舟，蟲響荻颼颼』，引帶而下，頓覺精彩。」⁴⁹方回在《瀛奎律髓》中則稱：「中四句（萬影皆因月，千聲各為秋。歲華空復晚，相思不堪愁）皆好，『各』字尤妙。」此詩受到選家喜愛，頷聯兩句的成功是最主要的原因。此詩頷聯兩句一寫聲、一寫色，看似紛繁的萬象世界，詩人卻可以把握絕對的真理，「影」因「月」生；「聲」因「秋」起，也就是表象世界其實被更偉大的永恆規律支配，一般人夜間行舟未必在意樹影蟲聲等與已無關之客體世界，或能體會其存在無對此世界並無解釋與說明之欲望，但詩人不僅寫出其聞見，並進一步結出其因果，於書寫客觀世界之颯爽優美外，更暗示了更高的存有與作用，其中或也蘊含了個人應超越現象世界，而探索規律世界之用意。全詩層疊而上，最後進入認識論的冥想中，是為高妙之處。

對劉方平的推崇歷來罕見，《御覽詩》所錄也再次證明了令狐楚對比興淋漓而含思悠遠的作品特別肯定，這種近體佇興之作，不落現實之幽微意境，應視為《御覽詩》的最重要的審美觀點，可見《御覽詩》具有保存小家作品的文獻價值，同時也具有發現劉方平這類冷門詩家的文學意義。

（二）《御覽詩》評價的再思考

《御覽詩》在歷代未受重視，評價也較為單一，高翀驊〈從《御覽詩》看元和詩壇風尚〉一文指出：

⁴⁸ 清·丁福保編：《清詩話續編》，頁 225。

⁴⁹ 清·丁福保編：《續歷代詩話》（臺北：藝文印書館，1983 年），頁 515。

前人的觀點大致集中在兩點，其一為「富贍」。如《四庫全書總目·御選唐詩》說的：「令狐楚尚富贍，《御覽詩》所錄皆富贍」。其二為「輕艷」，如毛晉《御覽詩》跋中說的：「唐至元和間，風會幾更，章武帝命採新詩備覽，學識匯次名流，選進研艷短章三百有幾」。⁵⁰

此說大致體現了《御覽詩》的傳統觀察。在批評史上，多數論者都可能沒有體會到《御覽詩》作為一「歌詩」或「歌詞」的選本意義，只是將它視為一普通詩選，因此也產生了和其他詩選就一般詩歌審美功能相互比較，或進而論其政教得失，而深為指責。例如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載錄何義門對此書之跋語：「此書又在《間氣集》之下，大抵大歷以還惡詩萃於是矣。」「此書所採大都意凡文弱，流淡無味，殆可當準勅惡詩耶！」而傅增湘本人則曰：

然以憲宗英武，留情詞翰，殆足嗣美文皇。楚廁身禁近，奉命采進，宜準風雅遺規，關於諷刺、鑒戒之作，如杜甫、鮑防、白居易、元稹、韓愈、李紳諸人，以宣上德而通下情。而乃專錄此輕豔浮靡之詞，以導上於遊俠，其失職甚已。⁵¹

從「意凡文弱」、「失職甚已」等語，可見傳統評家視《御覽詩》為一般詩歌選本的眼光與心態。

為《御覽詩》定位的是《四庫全書總目》，在卷 186 中，提要所錄作品如：《篋中集》、《河岳英靈集》、《國秀集》、《唐御覽詩》、《中興間氣集》、《極元集》、《竇氏連珠集》、《才調集》、《搜玉小集》等唐人選唐詩，在各選本間，《四庫全書總目》唯一做出優劣比較的便是《御覽詩》，其曰：「大致雍容諧雅，不失風格，上比《篋中集》則不足，下方《才調集》則有餘」⁵²。此說固為以紀昀為首的四庫館臣意見，但其中內涵，值得思考。

1. 上比《篋中集》則不足

《御覽詩》為歌樂而選進，內容包括了情思悠遠的宮闈、邊塞、言情、交誼等不同主題的作品，直白俚俗者不多；嘆老悲窮、反映現實的作品也幾乎不在其列，這可能是「雍容諧雅，不失風格」之所指。然其上下之判，竟在何者？

⁵⁰ 高翀驊：〈從御覽詩看元和詩壇風尚〉，頁 79-84。

⁵¹ 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集部九·總集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19 卷，頁 937-939。

⁵² 清·紀昀等著：《四庫全書總目》，頁 3873。

紀昀之前，清代詩壇格調論曾暢布一時，爾後則出現了翁方綱的肌理說和袁枚的性靈說，紀昀論詩雖主調和唐宋，不偏廢於晚唐或六朝，重視個別特色及自我變化，似乎是一個折衷與調和各家學說的立場；但他主張涵養學術、寢食古人、重法重格的創作理念，以及詩用於經世及順應儒家倫理意涵的根本原則，實則帶有回歸詩教的復古傾向。基於這樣的意識，《四庫全書總目》對元結所編《篋中集》評價甚高：「其詩皆淳古淡泊，絕去雕飾，非惟與當時作者門徑迥殊，即七人所作見於他集者，亦不及此集之精善。蓋汰取精華，百中存一。」⁵³紀昀在〈月山詩集序〉中進一步闡發了他的觀點：

詩必窮而後工，殆不然乎？上下二千年間，宏篇鉅製，豈皆出山澤之瘠耶，然謂窮而後工者，亦自有說，夫通聲氣者，驚標榜；居富貴者，多酬應。其間為文造情，殆亦不少。自不及閒居恬適，能翛然自抒其胸臆，亦勢使然矣。惟是文章如面，各肖其人，同一坎坷不偶，其心狹隘而刺促，則其詞亦幽鬱而憤激，「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遺山所論，未嘗不中其失也。其心澹泊而寧靜，則其詞脫洒軼俗，自成山水之清音，元次山《篋中》一集，品在令狐楚《御覽詩》上，前人固有定論矣。⁵⁴

因此《御覽詩》的「品」，不如《篋中集》，原因在於「其心澹泊而寧靜，則其詞脫洒軼俗」這一層作者修養論上，《四庫全書總目》本來推崇元結：「制行高潔而深抱閔時憂國之心，文章戛戛自異，變排偶綺靡之習」⁵⁵，這本是「居富貴、多應酬」的令狐楚所不及之處。尤其元結「閔時憂國」的關懷又因杜甫的推崇而影響巨大，杜甫對元結的讚美與唱和，更增添了元結作品的典範意義；⁵⁶元結懷抱君子憂患天下之志，語言不假雕飾，全無令狐楚詩篇的庸俗之味，回歸儒家用詩於教的根本，排斥了詩歌作為娛樂，「極口腹耳目之欲」的耽溺。

⁵³ 清·紀昀等著：《四庫全書總目》，頁3871。

⁵⁴ 清·紀昀：《紀文達公遺集·文集》（臺大圖書館典藏，清嘉慶十七年孫樹馨編校刊本），第9卷，頁19-21。

⁵⁵ 清·紀昀等著：《四庫全書總目》，頁2960。

⁵⁶ 杜甫〈同元使君春陵行序〉曰：「覽道州元使君結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目。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得矣。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詩曰：「粲粲元道州，前聖畏後生。觀乎春陵作，歎見後哲情。復覽賊退篇，結也實國禎。賈誼昔流慟，匡衡常引經。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致君唐虞際，淳樸憶大庭。」見清·仇兆鰲：《杜詩詳註》（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頁1691。

紀昀在〈月山詩集序〉所謂的「品」，根源雖在詩歌原初的創作理想之上，但也包含隨此理想所延伸出來的關懷標的和文字意象，若比較《篋中集》和《御覽詩》中主題相近的作品，《篋中集》所選樂府舊題，是孟雲卿的〈古樂府挽歌〉、〈今別離〉、〈悲哉行〉、〈古別離〉，表現「人生盡如寄」、「遠遊多不歸」等生命無奈的蒼茫悲苦；《御覽詩》則多〈婕妤怨〉、〈玉階怨〉、〈名姝詠〉、〈豔女詞〉這類宮廷優婉之篇，也有〈鷓鴣詞〉、〈採蓮女〉這類民間風味的活潑作品。

同樣寫神仙求道，《篋中集》取張彪〈神仙〉，從「天地何蒼茫，人間半哀樂」轉入對生命的省思；《御覽詩》中有楊巨源〈觀妓人入道〉：「舞衣施盡餘香在，今日花前學誦經」此類風流之思。同樣寫植物，元季川〈泉上雨後作〉：「養葛為我衣，種芋為我蔬。誰是畹與畦，瀾漫連野蕪。」相較於《御覽詩》中楊凌〈閣前雙槿〉：「群玉開雙槿，丹榮對絳紗。含煙疑出火，隔雨怪舒霞。向晚爭辭蕊，迎朝鬥發花。非關後桃李，為欲繼年華」，兩詩中「為衣食」與「繼年華」，似也表現了兩書的根本差異。至於詠嘆人間，《御覽詩》收錄李益「萬條銀燭引天人」的華貴與熱鬧，但《篋中集》則獨鍾王季友「閉居二十年，皎潔常獨明」的感嘆。更何況《御覽詩》中充斥著〈觀妓〉、〈翫花〉、〈春怨〉、〈賞殘花〉、〈花枕〉等這類近乎輕薄的作品，這是與《篋中集》判然涇渭之處。

上述作品，展現的人生意味和審美取向已可展現二書間的巨大差異，這種差異也延伸出了文藝手段上不同，正是元結在〈篋中集序〉裡所謂：

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為辭，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汙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聽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⁵⁷

是知元結所處的盛唐詩歌即生兩種類型，聲病、形似、流易、會諧絲竹、歌兒舞女、私室等「汙惑之聲」，不為持儒家雅正文學觀之詩家所取；但晚於元結五十餘年的《御覽詩》皆所具備。是知紀昀等館臣持復古、實用詩學觀對兩書之比較，實承繼了儒家濟世為衷，追求不假雕飾、淳古淡泊的詩學觀點，其輕薄《御覽詩》娛樂作用、浮華內容與聲律諧美的格調勢所必然。

2. 下方《才調集》則有餘

《才調集》五代韋縠編，共 10 卷 1000 首詩，是唐五代選本中收詩最多的作品。《才調集》中有：韋應物、李端、顧況、盧綸、張籍、司空曙、劉方平、李宣遠、于鵠、李益、

⁵⁷ 傅璇琮、陳尚君、徐俊編：《唐人選唐詩新編》，頁 362。

李嘉祐、梁鍠等 12 位作者和《御覽詩》相同，但詩收詩相同的卻不多，僅有 8 篇。⁵⁸《才調集》中不乏高作，只是其選中，選入了不少中晚唐的俗豔詩篇，《四庫全書總目》評其選曰：「所選取法晚唐，以穠麗宏敞為宗，救羸疏淺弱之習，未為無見。至馮舒馮班意欲排斥宋詩，遂引其書於崑體，推為正宗……」⁵⁹紀昀對《才調集》的評價，一方面固然有其選詩趣向的差異，但和二馮之特別提倡也不無關係。

劉世南《清詩流派史》舉出「虞山詩派」，以錢謙益為首，另有馮舒（字己倉，號默庵）、馮班（字定遠，號鈍吟居士）二人。二馮反對宗法盛唐，馮班特撰《嚴氏糾謬》一書來批駁《滄浪詩話》；他們也不喜江西詩派，有驢夫腳跟之喻；⁶⁰同時他們亦不滿明代前後七子；反對公安、竟陵之書寫性靈、不認同錢謙益提倡宋詩。總之，他們乃對前人論詩多所不滿，馮班作詩，「以晚唐為宗，時復溯源六代，胎息齊梁，尤不喜江西派。謂熟讀義山，自見其弊。」⁶¹馮舒詩論大略同此。二馮持論奇特，他們主張一種艷而真、切而深的風味，如馮舒〈丙戌除夜是夕立春〉：

枯草還蘇又報春，亂餘留得病中身。懶攜筇杖尋如願，聊剔鐙花誦逐貧。
眼暗怕看新換曆，鏡清慚負舊時巾。閒愁總有三千斛，擬寫長箋奏玉宸。⁶²

一般箋解多謂有亡國之思，但將「換曆」的巨大哀痛寫成「閒愁」，頗有李商隱「天荒地變心雖折，若比傷春意未多」的淡筆寫濃愁之詩法。馮班詩才亦駿，〈感事〉：

風景當前漫撫膺，東南忍見杞天傾。龍盤王氣山空在，馬渡江潮水未平。
誰致倒戈攻鐵甕，更聞降孽掠蕪城。謝安王導惟丘墓，天塹徒縈十萬兵。⁶³

詩寫清軍南下，史可法依賴江北四鎮，紛紛敗降事，寓事於史，小中見大，既立足於現實，又能在含蓄而蘊風雅之味的詩句中寄託感慨，頗得義山詠史風貌。⁶⁴

⁵⁸ 韋應物：〈西澗〉（第 1 卷）、張籍：〈送蜀客〉（第 3 卷）、劉方平：〈秋夜泛舟〉、〈春怨〉（第 7 卷）、李宣遠：〈塞下作〉（第 7 卷）、于鵠：〈送客遊塞〉、〈江南意〉（第 7 卷）、李端：〈巫山高〉（第 9 卷）。

⁵⁹ 清·紀昀等著：《四庫全書總目》，頁 3878。

⁶⁰ 「江西之體，大略如農夫之指掌、驢夫之腳跟，本臭硬可憎也，而曰強健；老僧嫠女之床席，奇臭惱人，而曰孤高；守節老嫗之絮新婦、塾師之訓弟子，語言面目，無不可厭，而曰我正經也。」見清·王應奎撰，以柔校點：《柳南隨筆》（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第 3 卷，頁 58。

⁶¹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臺北：世界書局，1969 年），第 15 卷，頁 14。

⁶²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第 15 卷，頁 13。

⁶³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第 15 卷，頁 14。

二馮詩法傳自李商隱、杜牧等晚唐詩人，並圖上溯六朝，融化曹植到杜甫的深長風味。因此他們特別推崇《才調集》，作了《二馮先生評閱才調集》，藉評點以示初學詩者為詩之法度，據鄧煜：〈紀昀對《二馮先生評閱才調集》的刪與正〉一文統計，二馮評點有 703 條（馮舒 457、馮班 244），其中馮班的評點較馮舒更為深切。⁶⁵不過在當時已有不少人對二馮以《才調集》、《玉臺新詠》為範本教人頗為不滿，爾後紀昀更作了《刪正二馮評閱才調集》一書，紀昀將《才調集》刪亡只剩 194 首，評點了 345 條，不少意見是針對二馮立論的批駁。紀昀首先便認為「韋氏所錄，多晚唐下下之格」，又認為：「鈍吟但由溫李以溯齊梁，謹傷雅馴此四字，從江西詩對面生出，其實二馮所尚，只纖穠一處。」⁶⁶從紀昀的評語可見，他對於《才調集》的觀感，有一部分是來自於二馮追求「纖穠」詩風的反動。

「纖穠」作為批評術語早見於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律切則骨格不存，閒暇則纖穠莫備」⁶⁷，「纖穠」一方面指刻畫細密而意態優美之作，同時也指詩中醞釀較為幽邈、略帶感傷色彩之柔情，相對而言缺乏宏闊關懷與氣象。在唐宋時期並非絕對貶意，但到了清代如沈德潛稱：「李何角力敬皇年，力掃纖穠障巨川」⁶⁸，已將纖穠視為務求刻畫、缺少人格境界且多涉兒女之情的詩作，相對於紀昀將人格意志視為審美條件，強調以自我豐厚內涵觸物而興的詩方稱佳構，並融合才力學識，學古而不泥古、獨抒自我之性而不流濫，「纖穠」之作信非他所認同的詩學主張。

因此《御覽詩》之所以「下方《才調集》則有餘」，主要因為《才調集》裡刻意蒐羅了比較冶豔的作品，如孟浩然只選二篇，其中〈春怨〉：「閨人能畫眉，妝罷出簾幃」，縱然懷抱不遇之寄託，但表現手法與剪裁意象，恰是最不能代表孟浩然詩風的艷情之作；又如劉長卿，不僅選了：「掩笑頻倚扇，迎歌乍動絃」等詩，還將薛道衡的〈昔昔鹽〉也以〈別宕子怨〉之名誤收進來。因此《才調集》在整體上吟詠豔情或男女相思的作品分量與質量明顯較《御覽詩》更豐富。

另一方面，《才調集》穠麗之色在二馮持論裡受到過度提倡，但將濃情與艷色做為欣賞對象或寄託所依，在紀昀等館臣眼中，卻不符合他對「溫柔敦厚」的詩教想像。是故《才調集》雖也選了王維的〈送元二使安西〉、賈島〈述劍〉、盧綸〈晚次鄂州〉、杜牧〈九日登高〉等英姿勃發的佳品，但在歷史情境的鐘擺律影響下，紀昀和館臣便有特別貶抑、削

⁶⁴ 有關二馮的詩論主張，亦可參廖宏昌：〈清代詩壇的折衷思維與其創意論述〉第二節，《文學新論》第 7 期（2008 年 6 月），頁 90-92。

⁶⁵ 鄧煜：〈紀昀對《二馮先生評閱才調集》的刪與正〉，《瓊州學院學報》第 21 卷，第 4 期（2014 年 8 月），頁 74-79。

⁶⁶ 王德毅：《叢書集成》（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 年）三編，第 34 冊。

⁶⁷ 清·仇兆鰲：《杜詩詳註》，頁 2235。

⁶⁸ 清·沈德潛：《歸愚詩鈔·論明詩十二斷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集部第 1424 冊，頁 427。

弱二馮「纖穠」主張的欲望，故提出《御覽詩》雖不免「俚俗」之「疵累」，但整體格調仍高於《才調集》。

紀昀及四庫館臣在標定「雅俗」的座標上，儒家式的復古主義成為一個重要的參照，在作者情志、主題意涵、內容關懷、文字經營等層面，都顯現出人格與修辭的雙重自覺與規範，因此這儒家式復古主義的判斷原則，對於道德情志應優先於先天情慾的主張，盛唐（《篋中集》）、中唐（《御覽詩》）及晚唐（《才調集》）的這三部詩選，無意中竟然涉入了清代詩學典範之爭的論詩系統中，這種評價也涉及了選、評之間的理解差距，以及反映了選本在保存詩作、反映時代以外，更外所具有的詩學理論及批評意義。

四、結論

「選本」是動態的文學批評，透過「以選代論」的形式來呈現編者意圖。

總結前文對《御覽詩》的研究，《御覽詩》可能並非如前所述，是一部充滿政治色彩而特意排除某些詩家的選集，其編選者令狐楚以文章才能受知於唐憲宗；惟其長於公文，詩格較俗，但他又是一位對當時流行音樂投入較多的詩人，在元和 11 年與王涯、張仲素合作了《翰林歌詞》這部依傍當時流行或新製詩題的作品；復在元和 12 年升職中書舍人時，為憲宗編纂了《元和辨謗錄》和《御覽詩》兩部供皇帝私人閱讀的作品。《御覽詩》以但錄前賢，不選後輩；多錄才子，少錄鉅卿的原則，挑選了適合宮廷演唱的近體柔靡之作，以便播於聲樂。入選詩人並不限於中唐，可上及於玄宗後期之詩家，因其功能考量，整體風格以柔婉綺麗、佇興悠長這類詩味濃厚的作品為主。舊說中對於其「去取凡例」的懷疑、不選韓、柳、元、白、柳等元和五大詩人的推敲，可能都有疑問；「選中唐」說也不符合實際的情形，《御覽詩》中也不乏經常入選後代重要選本的名篇。

《御覽詩》不僅保存了不少小詩人的作品，也存在著校勘上的價值，尤其其他對劉方平及「三楊」的推崇也有別於其他所有詩選，這部同時受到選詩目的、時代風氣與令狐楚本身審美意識等三方面影響的作品，也凸顯了中唐固然有「奮起而追古調者」的詩歌創作，但是也存在著追求聲韻協婉、詩情感盪而適合娛樂場面的創作思維。

《御覽詩》依傍聲樂的目的及文藝特質，並沒有被過去評家所重視，一般評論者仍視其為一普通詩歌選本，也依照對詩歌的普遍要求來看待《御覽詩》；尤其清代四庫館臣稱《御覽詩》：「上比《篋中集》則不足，下方《才調集》則有餘」，這樣的眼光固然存在評者的時代因素，但也映照出了中國古典美學主張詩歌本體應以超然之生命感悟、沉重之時

代關懷為表現主體；以及文辭上追求自然、反對雕琢的批評意識。換言之，《御覽詩》在歷史中評價偏低，也就是在追求「悟」及「雅」所形成之美學判斷系統中，所必然產生的結果。

然而在本文針對《御覽詩》這個個案的研究中，我們或可進一步思考：「選本」在形成的過程中，編選者固然擁有極大的裁量權力；但是受限於時空、政治、經濟、傳播等外在條件，以及文化涵養、學識才華、人生心境等內在條件等因素，編選者的「自由」，可說受到了許多無形的限制。從事選本研究之際，我們往往期待選本能真切反映某一選家的詩學品味或創作主張，但這顯然是樂觀的想像，有時我們只能在選本中窺見某一種主題類型的一再重複，某一種語言風格的大量近似，太多的「例外」讓讀者難以總結這樣的現象，並完整而確切地說明原因。或許在選家本身的主張外，有一些作品就是能打動他幽微的內心，「我們經常喜歡自己並不主張的東西」⁶⁹，一個選本中，總是隱藏著另一種心思。

這並非懷疑選本研究的有效性，反之，這是由於這樣的觀察，我們不僅藉此回溯編選者的美學理想，同時也一併思考當時的文學環境乃至於政經及傳播條件的影響，甚至可以推敲選者愛憎的幽微之處；一篇作品做為文本的意義，也因此而擴大與深邃。同時藉由共時性與歷時性的考察，作者與作品在不同條件下所面臨的考驗，激發了我們對此作者或作品的新穎覺察，有時更能形成一種反饋，打破文學史賦予選家的既有印象。

⁶⁹ 詳可參錢鍾書：〈中國詩與中國畫〉，該文末所舉蘇軾企慕司空圖、白居易嚮往李商隱、陸游嚮往梅堯臣等例，見《七綴集》（臺北：書林出版社，1990年），頁28。

徵引文獻

古籍

- 唐·元稹 YUAN, ZHEN:《元氏長慶集》*Yuan Zhang-Qing Anthology*(京都 Kyoto: 中文出版社 Chinese Press, 1972 年)。
- 唐·劉禹錫 LIU, YU-XI 著, 瞿蛻園 QU, TUI-YUAN 箋:《劉禹錫集箋證》*Liu Yu-Xi Anthology*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9 年)。
- 唐·薛用弱 XUE, YONG-RUO:《集異記》*Collected Records of Otherness*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年)。
- 五代·劉昫 LIU, XU:《舊唐書》*Jiu Tang Shu* (臺北 Taipei: 鼎文書局 Ting Wen Co., Ltd., 1985 年)。
- 元·方回 FANG, HUI 選評, 李慶甲 LEE, QING-JIA 集評點校:《瀛奎律髓彙評》*Collected Commentary on Ying Kui Regulated Verse*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5 年)。
- 元·辛文房 XIN, WEN-FANG 撰, 周本淳 ZHOU, BEN-CHUN 校正:《唐才子傳校正》*the Revised Biography of Gifted Scholars in the Tang Dynasty* (南京 Nanjing: 江蘇古籍出版社 Jiangs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7 年)。
- 明·胡震亨 HU, ZHEN-HENG:《唐音癸籤》*the Tenth Volume of Tang Voices* 卷 31, 周維德 ZHOU, WEI-DE 集校:《全明詩話》*the Complete Poetic Criticism of the Ming Dynasty* (濟南 Jinan: 齊魯書社 Shandong Qilu Press Co., Ltd., 2005 年)。
- 明·許學夷 XU, XUE-YI 著, 杜維沫 DU, WEI-MO 校點:《詩源辯體》*The Style Discrimination of the Poetry Source* (北京 Beijing: 人民文學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7 年)。
- 明·黃宗羲 HUANG, ZONG-XI:《明文海》*Collected Essays of the Ming Dynasty*,《文津閣四庫全書》*Si Ku Quan Shu Stored in Wen Jin Library* (北京 Beijing: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6 年)。
- 清·丁福保 DING, FU-BAO 編:《續歷代詩話》*The Sequel to Poetic Criticism of the Past*(臺北 Taipei: 藝文印書館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年)。
- 清·丁福保 DING, FU-BAO:《清詩話續編》*Qin Gshi Hua Xu Bian*(臺北 Taipei: 藝文印書館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85 年)。
- 清·王應奎 WANG, YIN-KUI 撰, 以柔 YI-ROU 校點:《柳南隨筆》*Liu Nan Essays*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年)。

- 清·仇兆鰲 QIU, ZHAO-AO：《杜詩詳註》 *Annotated Edition of Du Fu's Poetry*（臺北 Taipei：里仁書局 Le Jin BKS，1980年）。
- 清·沈德潛 SHEN, DE-QIAN：《歸愚詩鈔》 *Collection of Gui Yu's Poetry*，《續修四庫全書》 *The Revised Sequel to Si Ku Quan Sh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95年）。
- 清·沈德潛 SHEN, DE-QIAN 編：《唐詩別裁》 *Selection of Tang Dynasty Poems*（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08年）。
- 清·紀昀 JI, YUN：《紀文達公遺集》 *Ji Wen-Da's Posthumous Works*（台大圖書館典藏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s Collection，清嘉慶十七年孫樹馨編校刊本）。
- 清·紀昀 JI, YUN 等著：《四庫全書總目》 *The Comprehensive Contents of Si Ku Quan Shu*（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1989年）。
- 清·紀昀 JI, YUN：《刪正二馮評閱才調集》 *The Two Mr. Fengs' Deletions and Corrections of the Remarks on Poetry collection of Talents*，王德毅 WANG, DE-YI：《叢書集成》 *The Series Collection*（臺北 Taipei：新文豐出版公司 Xin Wen Feng Publishing Company，1997年）三編，第34冊。
- 清·清聖祖 KANGXI Emperor：《御選唐詩》 *Imperial Anthology of Tang Poetry*，《文津閣四庫全書》 *Si Ku Quan Shu Stored in Wen Jin Library*（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2006年）。
- 清·董誥 DONG, GAO：《全唐文》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ang Period Literature*，《續修四庫全書》 *The Revised Sequel to Si Ku Quan Sh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03年）。
- 清·錢謙益 QIAN, QIAN-YI 著、錢曾箋注 QIAN, CENG、錢仲聯標校 QIAN, ZHONG-LIAN：《牧齋全集》 *Complete Works of Mu Zha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96年）。
- 《全唐詩》 *Quan Tang Sh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86年）。

近人論著

- 尹楚兵 YIN, CHU-BING 著：《令狐楚年譜，令狐綯年譜》 *Chronicle of Linghu Chu's life and Chronicle of Linghu Tao's life*（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08年）。

- 任半塘 REN, BAN-TANG :《唐聲詩》*The Sung Poetry of the Tang Dynasty* (上海 Shanghai :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 2006 年)。
- 何卉 HE, HUI :《唐人選唐詩十種的文學觀念》*Ten Literary Concepts Applied to Tang Poetry Anthology Selected by Tang Literati* (保定 Baoding : 河北大學碩士論文 Hebei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 2013 年)。
- 呂光華 LU, GUANG-HUA :《今存十種唐人選唐詩考》*A Study of Ten Surviving Editions of Tang Poetry Anthology Selected by Tang Literati* (臺北 Taipei :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Master's Thesis , 1985 年)。
- 周紹良 CHOU, SHAO-LIANG 等編 :《全唐文新編》*The New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ang Period Literature* (長春 Zhangchun : 吉林文史出版社 Jilin Wen Shi Publishing House , 2000 年)。
- 徐世昌 XU, SHI-CHANG :《晚晴簃詩匯》*The Poetry Collection of Wan Qing Cabin* (臺北 Taipei : 世界書局 The World Book Co., Ltd. , 1969 年)。
- 夏娛 XIA, YU :《御覽詩研究》*Research on Poetry Anthology for Emperor Reading* (重慶 Chongqing : 西南大學碩士論文 Southwest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 2008 年)。
- 高狷驊 GAO, CHONG-HUA :〈從御覽詩看元和詩壇風尚〉“Viewing Yuan-he Poetry Sty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etry Anthology for Emperor Reading” ,《華東師範大學學報》*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Journal* , 第 38 卷 1 期 (2016 年 1 月) , 頁 79-84 。
- 孫琴安 SUN, QIN-AN :《唐詩選本提要》*The Synopsis of Tang Poetry Anthology* (上海 Shanghai :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bookstore , 2005 年)。
- 傅璇琮 FU, XUAN-CONG , 陳尚君 CHEN, SHANG-JUN 、徐俊 XU, JUN 編 :《唐人選唐詩新編》*The New Edition of Tang Poetry Anthology Selected by Tang Literati* (北京 Beijing :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 2014 年)。
- 傅增湘 FU, ZENG-XIANG :《藏園群書題記》*Inscription on Books in Recluse Garden* (上海 Shanghai :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 1989 年)。
- 黃馨卉 HUANG, XIN-HUI :《從唐人選唐詩論唐代詩觀》*A View of Tang Poetry Based on 'Tang Poetry Anthology Selected by Tang Literati'* (花蓮 Hualian :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National Donghu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 2012 年)。
- 楊傳慶 YANG, CHUAN-QING :《御覽詩研究》*Research on Poetry Anthology for Emperor Reading* (長春 Zhangchun : 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 2007 年)。
- 廖宏昌 LIAO, HONG-CHANG :〈清代詩壇的折衷思維與其創意論述〉“Eclectic Thought and Creativity of Qing Poetry” ,《文學新鑰》*the New Key to Literature* , 第 7 期 (2008 年 6 月) , 頁 87-98 。
- 趙榮蔚 ZHAO, RONG-WEI :〈從尚艷到崇雅——論《御覽詩》、《極玄集》在中晚唐詩風演變歷程中

的座標意義》“From Gaudy Tastes to Refined ones——A Discussion on the Position Meaning of ‘Poetry Anthology for Emperor Reading’ and ‘the Works of Elite’ During the Evolution of Poetry in the Mid-to-Late Tang Period”, 《漳州師範學院學報》*Z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Journal*, 總 45 期 (2002 年 12 月), 頁 24-29。

鄧煜 DENG, YU:〈論紀昀對《二馮先生評閱才調集》的刪與正〉“Discussion on the ‘The Two Mr. Fengs’ Deletions and Corrections of the Remarks on Poetry Collection of Talents’ Made by Ji Yun”, 《瓊州學院學報》*Qiongzhou University Journal* 第 21 卷, 第 4 期 (2014 年 8 月), 頁 74-79。

錢鍾書 QIAN, ZHONG-SHU:《七綴集》*Patchwork—Seve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臺北 Taipei: 書林出版社 Bookman Books Co., Ltd., 1990 年)。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developing relation between “Poems for Emperors” edited by Chu Linghu and poetry of the Mid-Tang Dynasty

XU, GUO-NENG

(Received January 31, 2019 ; Accepted August 13, 2019)

Abstract

This project details the following study areas: “research background”, “research methods”, “expectations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and “academic publications of recent years”. This project plans to make a deep survey into Chu Linghu’s literary activities to illustrate how these activities showed the development of poetry during the Mid-Tang Dynasty. Although,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Chu Linghu’s poetry is not well-known, he compiled a series entitled “Poems for Emperors”, which even now stands as the most complete anthology of “Tang Dynasty poems selected by Tang people”. The book places importance on the works of Fang-Ping Liu, Ju-Yuan Yang, Yi-Lee and Lun Lu, while neglecting the more famous poets such as Ju-Yi Bai and Yu-Xi Liu, which illustrates political and aesthetic opinions of the time, which are worthy of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Thus, this project will focus on “Chu Linghu’s literary activities and their influence” and “selecting standards and opinions of ‘Poems for Emperors’”, in order to make an analysis of how the two affected each other.

Keywords: Tang Poems, Chu Linghu, Poems for Emperors, Mid-Tang Dynasty